

斯大林獎金獲得者

蘇聯 波德維茲柯等著

斯大林教育了我們

第二冊

潮鋒出版社

斯大林獎金獲得者

蘇聯 波德維茲柯等著

斯大林教育了我們

朱耕田等譯

第二冊



潮鋒出版社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零伍柒號

書中如發現有裝訂上之缺陷，如破頁、缺頁、倒裝等情，請逕向本社掉換，外埠可將原書郵寄本社，當將新書(平郵)寄奉。

И. Подвезько и др

НАС ВЫРАСТИЛ СТАЛИН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ВЦСПС ПРОФИЗДАТ—1950

斯大林教育了我們(第二冊)

★版權所有★

原著者：〔蘇〕波德維茲柯等

出版者：潮鋒出版社

上海(0)沙市一路24號210室 電話10733

翻譯者：朱耕田等

排印者：登記印刷所

校者：王石安

封面印刷：光藝印刷公司

裝幀者：亞

平裝訂者：興華裝訂所

(本書1954年2月付排)

〔文學——文學一般〕

初版1954年4月·32開·58400字·134定價頁·甲1—7000(99)

定價：3,600元

斯大林教育了我們（第二冊）目次

斯大林獎金獲得者哈爾科夫莫洛托夫工作母機製造廠鑄工——波德維茲柯

偉大的斯大林鼓勵着我們……………二七

斯大林獎金獲得者莫斯科——喀桑綫莫斯科局列車調度員——柯洛列娃

沿『綠街』前進……………二四

斯大林獎金獲得者基洛夫電力廠鉋工——列日烏夫

競賽在繼續中……………一六

斯大林獎金獲得者『鏟刀和鐵錘』工廠煉鋼工人——米哈依洛夫

在莫斯科的馬丁爐旁……………一九

斯大林獎金獲得者莫斯科斯大林汽車製造廠機軸工——華西里葉娃

談我的工廠……………二七



斯大林獎金獲得者
哈爾科夫莫洛托夫工作母機製造廠鑄工

波德維茲柯

偉大的斯大林鼓勵着我們

波德維茲柯

乘務員喊道：『洛瑟沃站到啦！到拖拉機隊的請下車吧！』

我從欄板上拿下鐵皮包角的小提箱，箱裏有慈母親手給我安放的全部簡單行李，就走出了車廂。

我今年十七歲。同車裏有許多同志，是在沿路跟我認識的；我和這些人，都沒有什麼專長。可是這一層並不使我們擔心。在這樣大規模的建設中，每一個人都可以找到一個自己的位置的。

月臺上有『工業建設局』的代表迎接我們。

『從哪裏來的？』他問。

『奧勒爾！』

『波爾塔發！』

『蘇密！』

到哈爾科夫市來建設拖拉機廠、工作母機廠、渦輪製造廠——斯大林五年計劃中的初生兒——的人們，全國各地都有。

我還記得在兩年前，第一架拖拉機來到我們蘇密省略布式基村時的情形。這真是一個盛大的節日。上千的羣衆在火車站上把拖拉機接到村裏來。整村整村的男女農民，全都走到草原上看拖拉機是怎樣耕田。後來不久，我們祖國底廣闊無垠的原野上，就出現了幾十萬架拖拉機。

早上，我們上工去。在黑色的泥土上，用新薄板隔開的各車間的骨架和一堆堆的紅白磚頭，很清楚地劃出了鮮明的斑點。强有力的蒸氣掘鑿機在工作着。好多層高的住屋、學校和托兒所，也在和各車間同時興建起來。充滿了電動機的轟轟聲、機車汽笛聲和人聲的整個草原，簡直是一片大建築場：地上在鋪路和埋水管，人行道上在澆着柏油，幾千棵樹木在種下去。

他們派我做輔助工人工作隊的領導人。我們底任務是化石灰。

『工作倒並不難，』工程主任說，『但責任重大：要使石工和泥水工不感到好三合

土不够用。」

我們參加建築工程，並不限於在化石灰的地坑旁邊做工。每逢休息日，或者往往工作剛剛做完，我們的工作隊就到工場去，把全部空閒的時間化在建築工作上。

我還記得，我是怎樣興奮地跨進新造好的工作母機製造廠機械車間的門檻，後來我又怎樣着迷地望着那些機床。鑛工們穿着藍工裝，手裏拿着草圖，胸袋裏放着鋼皮曲尺，他們這種神情，引得我也想站到車床前面去。好吧，等建築工程一結束，我一定去當鑛工！

我的願望實現了。一九三三年，工會組織上通知建築工作中最好的突擊工人到工廠學校去學習。我便是其中的一個。

春天的陽光照着教室，我們在教室裏聽着工程師們講課。

每一次講課都把我的眼界擴大了一些，同時又引起了幾十個各種不同的問題。講師們有時候講好了課還被拖住了好久。但是難道能把我們感到興趣的東西統統都解釋完畢？有書可以幫助我們。龐大的工廠技術圖書館爲我們服務。教室裏的理論學習和車床

旁邊的實習工作交替着。教導員很仔細地看着我底每個動作。有一次，他立在我的車床旁邊，時間比往常更加長久，他靜靜地觀察我怎樣把零件裝好，把電流開上，把車刀湊過去。

他說：『現在是你調到車間去做獨立工作的時候了。』

『我自己也想到過這一點了。』

『那爲什麼不提出呢？』

『學習還沒有滿期啊。』

『可是你已經提前學會了，』他說，『車間裏非常需要人呢。』

那天晚上，我寫了一封申請書給校長：

『我知道工廠裏需要鑄工，並且考慮到我已經能够在車床上獨力工作，我請求您仍保留我的學籍，一方面先給我一個參加生產的機會。』

檢定委員會把我評做四級鑄工。過了幾天，工廠管理處便把我調到車間裏去了。

『喏，這是你底車床。』工長說。

車間裏我的旁邊，熟練的鑄工們正在做工。我所做的是和他們一樣的零件。他們都

稱讚我，甚至把我當作別的青年工人的榜樣。但是我感到自己還不夠。我祇勉強做出定額的百分之七十。我開始苦苦思索，怎樣才能把加工量提高。

我認為，如果能把切削的速度提高，我就可以趕上熟手老鐵工了。

有一次，我把電動機開上了高速度。火熱的金屬鉋花從車刀下面飛出來，把我的臉和手都刺得發痛，但是這樣持續了不到一分鐘，車刀就損壞了。

『弄斷了嗎？』

我回頭一看。

工長站在我的背後，叫我奇怪的是，我看他並沒有生氣。

『但是你幹嗎着忙呢？』工長用父親般的口氣說。『你還沒有知道車床的正當使用法，而且它對於你的手性也沒有習慣哩。你先得把車床用熟了，然後可以希望它多出產。你還得向熟手們學習學習才好。』

工長開始詳細解釋，車刀怎樣走法纔更加好，怎樣把零件裝牢。

一九三四年，我參加了國家的考試，得到了五級鐵工的資格。在畢業生晚會上，我得到了獎狀和獎品——兩卷金屬工人手冊。那時候我已經能够完成定額，工作已經趕得

上熟手的鑼工們了。

我們工廠裏的全體人員，在一九三四年才學會了製造最複雜的機器，這種機器一向是從國外進口的，現在我們接到了一張重要的定單，要我們製造一批出口的機器。

我也是製造這批定貨的工人中間的一個。我從前是農民青年，也參加過這個工廠的建築工作，而現在却是一個熟練的金屬工人了。

我所派到的任務，是要製造一種最重要的零件。

有一次，我對車間主任說：『我，還有許多鑼工也是一樣，工作日是最短的了，因為在八小時裏，平均祇做六小時的工。其餘的時間，是在領取和交還工具上化掉了。』車間主任注意地聽完了我的話。

『那麼你想怎樣呢？』他問。

『請你協助我，讓我有個人獨用的工具。這一點，歸根結底說來，對於工作成就是有決定作用的，我自己也已經做好了一些：螺絲起子、刮刀。我要的是幾只旋鑽、車刀、和一只軋頭。我要把一天工作中所必要的東西都放在手邊。我現在可以在六小時半

的工作中完成定額，如果能够做足四百八十分鐘的話，那末生產額要提高百分之幾啊！……」

他把工作上必要的工具發給了我。

這樣，工作日的效率就提高了，我車成的零件數，從原來的八隻變成十二隻，就是說，我完成了每班定額的百分之一百五十。別的鑛工們也學習我的榜樣。

從那時候起，我每逢在新的地方開始工作的時候，總預先把全套必要的工具拿齊，再仔細檢查一下它們是否良好。

發揮了空前未有的勞動生產力的頓涅茨煤礦工人斯達哈諾夫的成功，以及我國幾百萬勞動者發動的斯達哈諾夫運動，深深地激動了我們工廠裏的全體工作人員。

我不斷在思索着一個問題：怎樣來爭取更高的生產率。我照例工作一完，就把下一天的任務接受過來，把技術研究好，把在工作日中可能要的工具都準備好。這樣做法，使我能够在正八點鐘，上工汽笛響過之後馬上開始工作。這是和別的鑛工不同的地方，他們的準備工作總要佔去三十到四十分鐘的工作時間。我這樣安排了工具和零件，使我

可以無需做任何不必要的動作了。

斯大林同志在克里姆林宮第一次蘇聯斯達哈諾夫工作者大會上的演講，對於我的生活和以後一切的工作，是有重大的意義的。

在領袖的歷史性的演說的感召下，我替自己規定了一個任務：要作斯大林同志教我們做的那種人。

製造零件的老一套的工作法，是把斯達哈諾夫工作方法推進到鑄工中間去的一個嚴重障礙。

根據我親身的體驗，我深信這一點。我現在要把一個對我印象特別深的事實，詳細地說一下。

按照當時的工作法，軸墊（襯在地軸外面的）是沿着外面的直徑車成的。所以每只軸墊都要穿到車床的軸上。準備工作（把軸墊穿上去，夾住，把車刀湊過去等等）化去我們鑄工的時間，和切削工作本身所需要的時間差不多。

我轉了一個大胆的念頭：根據當時的工作法，每一次裝刀，祇加工一隻軸墊，我却不照這樣做，我要每裝一次刀，加工十隻軸墊。

我把這個念頭告訴了車間裏的技師們。他們要我把考慮的東西詳細地講一講。

我拿了一枝鉛筆、一張紙，開始把我所提出的工作步驟的草圖畫起來。我說：

『我把十隻軸墊一隻接一隻地穿到準備好了的車床地軸上去；一面爲了增加車床地軸末梢的硬度，我用一把特別的鉗子把它夾牢。軸墊穿上車床地軸後，我把它裝上車床。這樣裝一次車刀，就可以做十隻軸墊的加工作。』

在我看來，這一切都很清楚，但是我看得出，我的解釋並沒有引起談話對方的應有注意。加工軸墊的工作法已經存在幾十年了，一切工廠都採用了，所有的鑄工們都應用了。

『你相信了，』他們中的一個說，在他底話聲裏我聽出有不信任的口氣。『你確信你這個方法能够把勞動生產率提高，而不影響到製造品的品質嗎？』

『是的，我相信。』

『如果你能够證明你的方法確實有效，我們就可以向總技師提出用新的工作過程來代替舊的工作過程的問題。』

過了一天，我又和一個技師碰頭了，他問道：

『喂，軸墊的事情怎樣啦？』

『不好，』我說。

『做了多少？』

『兩個定額……』

他衷心地爲我的成功歡喜起來。

『可是你還說「不好」呢。』

『那得看怎麼算法！』我回答。『兩個定額是比一個多些。但是難道這已是登峯造極了麼？』

十月革命節的前夕，在工廠報紙上出現了一幅照相，用小字附註：斯達哈諾夫工作者——鎢工伊凡·波德維茲柯應用加工軸墊的新工作法後，完成了百分之二百的定額。

在十五年後的今天，我還不時想這段故事。這並不是偶然的。它在我以後所有的工作上留下了印象。從此以後，每當我一接到新的零件的時候，我首先就要細心地研究它的加工技術。

要尋求更完美的新方法，照例得化去很多寶貴的時間，似乎要影響到產量。『這是傷腦筋的！』有幾個鑄工這樣議論着。『給了你零件和工作的圖樣之後，那你就去趕呀！』

然而，就是這些尋求工作，才創造了高度生產率所必要的條件，同時帶來了許多快樂。

斯大林同志說過：必須把技術所能給人的一切東西都擠出來。這句話，使我這個現在已經成為熟練鑄工的人，重新回到進一步增加切削速度的念頭上去，回到我開始在車床上操作的那些值得紀念的日子裏所發生過的念頭上去。

每次談到這個題目，就有一些人認為我們不能再增加切削速度了。這時候，他們老是拿車床現有預定能力做藉口。

我自己底車床『ДНЛ-200』徹底研究了一番，確信車床的功能要比說明書上所記載着的大得多。假使把車床的功能全部用足的話，我們可以出產兩倍的製造品，可是在斯達哈諾夫式工作道路上的障礙物，不是車床的功能的問題，而是切削的刀具。祇要我把旋轉的速度一增加，那在平常的速度下工作四五十分鐘的車刀立刻就完蛋了。甚至